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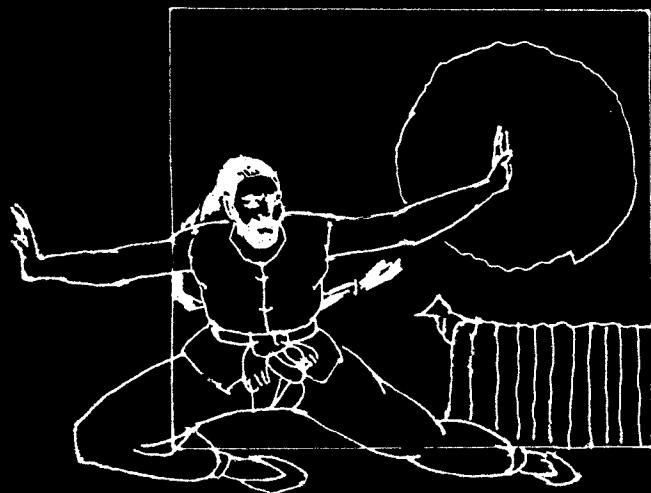
江 鏢洋 师和盗大

周健行 著

● 黄河文艺出版社



镖师和江洋大盗



周健行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无名飞盗闹京都，二十万两“皇杠”被劫。神秘的江洋大盗和缉捕他的镖师爱着同一个女子。刀光剑影的搏斗，缠绵悱恻的爱情，交织出一则紧张曲折、感人至深的故事……

本书由五部中篇惊险小说组成，除了镖师和江洋大盗的故事，还有震惊海内的马王堆素纱禅衣奇案和银行巨盗的侦破纪实，王牌飞行员铤而走险的劫机经历和国家安全部特派员侦破情报案的神秘行动。情节紧张曲折，文字生动流畅，人物栩栩如生，实乃通俗小说的上乘之作，令人爱不释手。

镖 师 和 江 洋 大 盗

周 健 行 著

责任编辑 寇 丹

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6.875 印张147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7-5400-0116-x/I·109 定价：2.35元

目 录

安全部特派员	(1)
素纱禅衣奇案	(53)
正义之剑高悬	(82)
智劫神风号	(114)
镖师和江洋大盗	(167)

安全部特派员

一 在南行的列车上

南行的特快列车撞开浓重的夜雾向前飞驰。当它通过一座架在河上的桥梁时，那扑面而来的黑黢黢的钢梁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声：“吭隆吭隆！吭隆吭隆……”睡梦中的岳明被吵醒了。

软卧车厢里安谧恬静。厚厚的绿丝绒窗帘把车窗遮得严严实实，只在列车驰过灯火通明的小站时，偶而滤过一丝绿茸茸的亮光。

岳明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抬腕看看手表。那块超龄服役的夜光表，指针上的镁粉脱落殆尽，黑暗中只显现出一团模糊的光点。他伸手掀亮了床头的台灯，啊，四点一刻了。这一觉倒睡了不少时间。都怪同包厢的那一对年轻恋人，嘻嘻哈哈直闹到深夜，让人不得安宁。现在，他们倒是鼾声如雷，睡得挺香呢！岳明下意识地朝对面卧铺望去。在

朦胧的灯影里，触入眼帘的是一片雪白的肌肤！那姑娘原来睡在上铺，什么时候溜下来和男朋友挤在了一起。她身上只巴着一条窄窄的三角裤，胸罩从肩膀上滑落下来，露出大半个胸脯。光着上身的青年人，一条胳膊搭在姑娘身上……岳明赶紧把台灯掀灭。

昨天从北京上车，他刚在软卧车厢安顿下来，就见这一对青年男女提着大包小袋从门口挤了进来。那姑娘明眸皓齿，漂亮的披肩长发，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青春气息；小伙子同样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漂亮面孔。真是一对玉人儿！他们安顿好行李后，那姑娘和岳明搭讪道：“老师傅，您去哪儿？”

“C城。你们呢？”

“也是C城，家在那儿。”

“去北京旅行结婚，是吗？”岳明笑着问。

姑娘脸红了：“不，我们还没结婚。他去北京办事，我同去玩儿。”

“玩得痛快吗？”

姑娘兴致勃勃地：“能逛的都逛了，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和御膳也尝了，还去了一趟‘老莫’，那地方够味……”

“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北京倒儿爷和洋人们撒钞票的地方。这一对儿也去赶那时髦，倒是挺阔气的！

“你们在哪工作？”岳明问。

姑娘调皮地歪歪头：“你猜猜。”

“好，猜一猜。”旅途中有个漂亮姑娘聊聊天是件愉快的事，“你一定是个——演员。没猜错吧？”

姑娘抿嘴笑了：“您真好眼色。他呢？”

“万元户！”岳明开玩笑地说。

“错了！我就知道你保管猜不着。他是外贸局的干部。”

“令人羡慕的职业。”

“您干什么工作？”

“你也猜猜。”

“您有资格坐软卧，起码是个厅局级。”

“哪里！我是自己掏钱买个舒服，老骨头不耐挤。”

“那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岳明想了想说：“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对，搞各式各样的保险业务嘛。有企业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等。”

谈话一直在岳明和姑娘之间进行。那男青年叼一支香烟，用敌意的眼光望着岳明，这会儿，冷不防插进一句来：

“能保人长寿，不死？”

“哪能呢！”岳明说，“不过为后人设想罢了，一旦投保人死亡，可以得到赔偿。”

“哼，人活在世上过一天算一天，谁管他妈身后的事！”他嗤地拉开一听青岛啤酒，咕噜咕噜吞下几大口，“八十年代提倡的是冒险，不是保险！”

岳明吃惊地看着他，这个漂漂亮亮的年轻人，是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心里烦呢，还是彻头彻尾地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哲学？

接下来，话不投机，岳明没兴趣再和他们搭腔，便躺倒

看起书来。那两个年轻人对他同样也没兴趣，从挎包里掏出一些罐装饮料、水果，还有一只烤鸭，摆了满桌，一面吃喝，一面旁若无人，一直闹到深夜……

那青年人的呼噜声越来越响。软卧包厢门窗紧闭，狭窄的空间里充塞着呛人的烟酒和汗臭味。即使在黑暗中，岳明依然感到有些尴尬。他披衣而起，拉开包厢推门，走了出去。

过道里幽阒无声。几盏脚灯发出黄荧荧的微光。岳明撩起绿丝绒窗帘的一角，望着车厢窗外黝黑的一片，默默地燃起一支香烟。

远处传来机车沉闷的汽笛，列车的制动装置嘶嘶响着，车速渐减。接着，车窗外闪过一片刺目的白光，列车停站了。

岳明看了看站台上的站名牌。这是H省北陲的一个县城。上下的旅客不多，小城安详地沉浸在睡梦中。可惜是夜间，城市的轮廓朦朦胧胧，无法观赏这些年的变化。当年岳明的部队就是从这座小城进入H省的，在距此不远的一个叫长寿街的小镇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他大腿上的一块伤疤，就是那次战斗中留下的。不久，H省和平解放了，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团长在鲜花和欢呼声中首先进入省会C城。部队继续南下作战，他却被留下来执行城市的军管任务。他一直在公安部门工作，后来当了C市的公安局长。城市生活自有它的韵律，工作之余，岳明爱去看看这里的地方戏，那高亢优雅的唱腔和自己家乡的梆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天，他看了一出叫《小将军打猎》的戏，舞台上那位英俊的少年将

军真把他看傻了，情不自禁地对同去看戏的警卫员曾树生说：“这小伙儿真俊！”曾树生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戏的情况，噗哧一笑：“岳局长，你莫不是看花了眼，怎么把女演员看成了小伙子？”“那小将军是女的？”“当然是女的。她叫夏如冰，是我们省有名的青年演员。”“噢……”以后岳明不自觉地留心起报纸上的戏剧广告，只要有夏如冰的戏他就一定去看。夏如冰戏路广，她反串小生固然潇洒，饰演多情少女或风流少妇更使他如醉如痴。

有一次，市委书记问岳明找没找到对象，曾树生把他常去看戏的事给捅了出来。市委书记笑着说：“嚯嚯，看上个女演员了？好！好！”岳明急红了脸：“不不不！我只是……欣赏她的艺术。”市委书记乐了：“欣赏艺术就不欣赏人哪？你小子有眼力。看在你三十岁还打光棍的份上，这个大媒我给你保了。”岳明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人家是名演员……”“名演员咋啦？没有你这公安局长，她能安安稳稳在舞台上演戏？同志，现在正提倡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呢！”

市委书记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他竟然通过文化局长给岳明保媒了。夏如冰猛听见这消息觉得好笑：自己还从未见过那位岳局长的尊容，怎么能谈得上婚姻大事？可是市委书记保媒不是那么好推脱的，她只好说自己要趁年轻全力献身艺术，不想过早结婚；再说她和岳明从无交往缺乏感情基础。这话把市委书记惹火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怎能对解放军英雄没有感情呢？”一来二去经过文化局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夏如冰终于答应了和岳明的婚事。

婚后，岳明立即发现：他得到的只是夏如冰花容月貌的身体，却没能得到她的心！他俩的关系始终是冷冰冰的。夏如冰比过去更倾心于她的演出，而岳明也只能在埋头工作中排遣心中的苦恼。岳明终于觉悟到感情这玩艺是“培养”不来的。

风云骤变的政治斗争终于解脱了这场不愉快的婚姻。1959年，C市市委书记犯右倾下了台，岳明却被莫名其妙地牵连到一个神秘的反党集团中。他身为公安局长，掌握了大量的机密，被解送到北方某地集中审查。临行那天晚上，夏如冰默默地为他打点行装，岳明也默默无言地伏在桌上写什么东西。两个人都清楚今天将是他们这桩不如意的婚姻的结束，心里却都不感到轻松。

良久，夏如冰问：“明天早晨走？”

“嗯。”

“那……我不送你了。”

岳明苦笑一声，没有做声，沙沙地埋头写完最后一行字，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她：“你也签个名吧。”

一张离婚报告！

夏如冰拿着那张报告，半晌低头不语。岳明缓缓地说：“我知道，这许多年你一直是在痛苦中过来的，对这一点，我深感内疚。但是我一直在幻想，希望有一天能赢得你的心。因为我不能欺骗自己，我确实是从第一次看你演出，就喜欢你……我想我可能太自私了！”

也许是岳明这番发自肺腑的话使夏如冰感到震撼，也许是女性的柔情本能地同情受难的弱者，夏如冰突然转过身来，泪水滢滢地：“别说了！我……我不同意离婚。”

• B •

说着她要撕那张报告，岳明一把抓住她的手：“不要撕，省得我再写第二次。如冰，不要感情用事，即使今天你不是出于怜悯或别的什么原因，真心诚意地给我爱情，我也不能接受。你不懂政治斗争，你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我在身居要职时不能给你幸福，现在更无权连累你。”

“岳明！”夏如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泣着扑到他的怀中……

他们度过了最后的一夜，也是他俩结婚以来最为和谐缠绵的一夜。

“吭隆吭隆、吭隆吭隆……”又是一座桥梁，那钢铁撞击的轰鸣声打断了岳明带着几许辛酸的回忆。

此时，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电杆、扳道小屋、树木和远处的山峦、田畴，渐渐显出淡淡的轮廓。天快亮了。

前面就是C城。阔别二十六年之后，他又回这里来了。江山依旧鬓毛衰，旧地重游令人感慨万千，更难免触痛那被时光抹平了的创口！可是上级领导正是考虑到他在C城有过一段工作经历才派他来的。算来人的生命力真是顽强，活下去虽说很艰难，却总能活下去……他恢复工作不久就调到了国家安全部门。最近，他参与处理一桩泄露国家重要经济情报的涉外大案，有关外商的非法活动牵连到H省某些头面人物，必须调查落实。这个沉重的担子落到了他的肩上。他没法推辞，也不想推辞。尽管他早已料到C城之行必将触发那些深藏心底不愿触动的回忆……

二 女局长的烦恼

下班铃响过，办公楼的人都走光了。夏如冰推着她那辆凤凰牌女式车，最后一个出了C市文化局的大门。

大街上车流如潮。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夏如冰那一身剪裁合体的米色套裙西服显得分外惹眼。她骑车的姿势很美。年轻时扎实的刀马旦功夫加上坚持不懈的锻炼，使她奇迹般地保持着少女般优美匀称的身段，常引得身后的男性公民紧踩几步车子，追上来一睹芳颜。虽然她已经不是他们眼中的妙龄女郎，但那端秀的脸上仍然留存着使人赏心悦目的风韵。

夏如冰目不斜视地踏着车子。她已经习惯了男人们投在她身上的目光。她是文化局分管剧团的副局长，随着整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人们审美兴趣的改变，地方戏剧团面临着从所未有的困境。改革无从着手，人心思散，麻烦事层出不穷……除了工作上的苦恼，家庭生活的不幸更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夏如冰与岳明离婚后，很快就和觊觎已久的商业局长徐伟成结了婚。可是这仓促的第二次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婚后不久她就发觉徐伟成爱上的不过是她的女演员的身份和漂亮的脸蛋。这些就像挂在树梢的红艳艳的果子一样令他垂涎，可一旦摘到手就觉得不过如此了。另有一层，由于岳明的遭难，徐伟成把和她的结合当成了一种恩赐；当他发现她竟怀着岳明的孩子，并且执意要生下来，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五十年代对一般干部的婚姻生活是比较严格的。徐伟成不愿背上始乱终弃的罪名，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夏如冰

这时已离开舞台走上领导岗位，还享有政协委员、妇联委员等荣誉头衔，这些都迫使她强咽下这桩错误婚姻的苦果。经过两度不如意的婚姻，她再也没有追求新的幸福的勇气了！她开一眼闭一眼听任丈夫在外面胡来，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她让儿子姓自己的姓，用温柔的母爱滋润着他一天天长大。

夏翔念完中学，考上了本省的师大外语系。徐伟成尽管对夏如冰的前夫怀有一种莫名的憎恨，但对夏翔却关怀备至，特别是在他临近毕业分配时，千方百计走后门拉关系，把夏翔弄到外贸部门工作。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徐伟成的外事活动也多了，于是夏翔又给他当上了翻译。他认为那种狭隘的血缘观念好没来由，唯物主义认为，后天的教育和影响是最主要的嘛。他要把夏翔培养成“自己的”儿子。尽管夏翔的口语翻译还过不了关，他仍带他去北京、广州和外商谈判，让他出入宾馆酒楼，充分享受上层社会的乐趣。他还带夏翔去过一趟香港，让他体验一下资本主义令人目眩神迷的生活。他的“教育”是成功的，夏翔不仅成了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家庭的矛盾中也明显地站在他这一边。徐伟成常常得意地对人说：“还是古人说得对，‘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啊！”

女人的心是敏感的，而母亲的心往往却很迟钝，很久以后，夏如冰才悲哀地发现：她含辛茹苦抚养大的儿子正在离她远去。温馨的母爱无法羁留他，一股可怕的邪恶势力已把他紧紧攫住。

红灯。车流停止前进。夏如冰发觉自己因为走了神，驶过了应该转弯的街口。她掉转车头，驶进一条小巷，转弯抹

角地来到一幢旧式公馆的门楼前，这房子原是一位副市长住过的，被文化大革命中升任厅级干部的徐伟成承袭了过来。后来单位盖了宿舍楼，分给了他家四室一厅，可是徐伟成和夏翔却恋着这单家独院的公馆房，不愿搬迁，所以一直住了下来。

“夏局长，您回来了？”保姆听见门铃声，跑过来给她开门。“嗯。”她疲惫地答应了一声。

成！成！成吉思汗！

有多少美丽的、多情的

少女都想嫁给他……

走进院子，一阵简直要震穿耳膜的声响扑面而来，还夹着比嘶喉咙歌手更难听的嚎叫和女孩子的浪笑。夏如冰皱紧眉头望了儿子独住的西花厅一眼。彩色镶嵌的窗玻璃上几个人影在晃动。夏翔又邀着一伙青年人在开家庭舞会。这个夜晚她又莫想安静了。

她走进自己的卧室，乒地一声把门关上。脱掉身上的西服，只穿一件薄毛衣在沙发上坐下来，一只手撑住额头闭目养神。

保姆轻手轻脚地进来，给她送来一杯茶；见状又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鼓噪的乐声顽强地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无情地轰击着她的神经。她叹一口气仰靠在沙发上，直觉得头痛欲裂。

夏如冰虽是老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思想并不古板。当剧团的导演把芭蕾和歌舞引进地方戏中，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她认为这或许是使地方戏争取观众的有益尝试，给了大

力支持；一些闲着没事干的演员偷着去茶座“卖唱”，她也默默地网开一面。夏翔最初约一些青年人到家里举行舞会，她还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一起跳迪斯科。可是到后来，这种舞会她再也不去参加了；也多次告诫儿子不要办这种越来越不像话的家庭舞会。儿子却满不在乎地说：“妈，你别把男女关系看得那么神圣。贴贴面，接接吻，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外国跳完舞不管认识不认识，就睡一块儿呢。”气得她几乎要扇他的耳光。儿子长得帅，自然能吸引不少女孩子。她希望他能慎重地选择对象，可夏翔又像玩笑又像顶真地宣告：“我是个博爱主义者，我愿接受任何女孩子的爱。”夏如冰也闹不清他和多少女孩子恋爱过了。有一次，她到儿子房间去，偶然撞见他和一个剧团的女孩子在……她面红耳赤地逃了出来。后来她问夏翔是否打算和那女孩结婚，他竟厚颜无耻地说：“妈，要是因为这就和她结婚，您的儿媳妇起码可以编一个排了。”儿子对人生、对爱情抱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她惶恐，也使她伤心。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是一种多么值得珍惜的圣洁感情啊！自己一生都未能求得它，可儿子却如此嘲弄和亵渎它，这是为什么呢？

“笃笃。”有人敲门。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不愿让他看到泪痕，忙掏出手绢擦了擦，走过去开门。

进来的却是一个穿蝙蝠衫的女孩子，美丽的脸庞上红扑扑地流溢着满足与欢乐，流行的红色高筒皮靴在地板上敲着急促的鼓点。

“哎呀！夏姨，一个人闷在屋里呀！”姑娘银铃般的声音欢快地叫道。

“丽丽，是你？”项丽丽是她属下一个剧团的青年演

员，这姑娘长得灵秀，扮相极佳，艺术素质也好，从戏校一毕业就演红了，成了团里的台柱子。她在全省的会演中得过“新秀奖”。夏如冰从这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因而很喜欢她，希望她在戏曲表演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然而令她失望的是，丽丽并不认真对待练功和演出。她贪玩，好交际，近几个月来和夏翔打得火热。和徐伟成也谈得投机。夏翔常常带她去见外宾，到宾馆陪外国人跳舞。有一次夏如冰听见丈夫和儿子在跟项丽丽谈与外商交往的事，隐约听到他们要丽丽去完成什么“特殊任务”，事成之后许她一副金项链。她真怕沆瀣一气的丈夫和儿子把这个纯真的姑娘给毁了，早就想和她作一次深谈，今天正巧是个机会。

夏如冰从冰箱里拿来一瓶汽水，插上塑料吸管递给项丽丽：“丽丽，今天团里没事？”

“没事。”项丽丽嗞嗞地吸着汽水，“能有什么事呢？成天坐在那里讨论剧团改革呀，地方戏曲的出路呀，嘴巴都磨成茧了，顶个屁用！”

“你怎么能这样说？”夏如冰嗔怪道。对别人褻渎她视为神圣的戏剧事业她是很不受用的。

项丽丽噗哧一笑：“我知道，您又要批评我了。可你说说，我们团到底有什么出路？地方戏那慢吞吞的节奏，程式化的表演，现代人谁愿意看？”她一撩长发，娇声地说，

“夏姨，我要调动工作，你得帮忙啊！”

“调动工作！”夏如冰吃惊地说，“调哪工作？”

“夏翔给我联系好了，调外贸。她们那儿需要洽谈员。”

“胡闹！你一个演员，会谈什么生意？”

“夏姨，不要小看人，老外最服漂亮的姑娘。”项丽丽得意地歪歪头，笑着说，“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自有办法得到。”

夏如冰感到震惊，一个姑娘家，怎能这样恬不知耻呢？看来项丽丽陷得很深了，不行！得设法挽救她。她语气变得深沉而恳切：

“丽丽，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像你这样条件的青年演员，我们市没有几个。你应该珍惜自己！……局里准备送几名青年演员去戏剧学院进修。我想给你争取一个名额，去那儿好好学两年，增长一些理论知识，将来在表演艺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去戏剧学院进修？多谢了。这对那些文凭迷倒是挺有诱惑力。”项丽丽猖傲地说，“我可不愿在那死气沉沉的教室里白白耽搁了青春。”

“你？！”夏如冰差点儿背过气去。

“就拿您说吧，夏姨。”项丽丽不慌不忙地说，“您当年在舞台上比我还红呀，后来也去进了修，结果怎样？如花似玉的年龄一过，还不是得从舞台上撤下来。你好歹当了个官。可我呢？只怕是空留两手捞忧愁。夏姨，我的事托付你了。拜拜！”

姑娘翩然而去。夏如冰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儿子房里的疯狂的音乐仍在轰响着，猛烈地撞击着她的心扉。

院子里响起一声短促的汽车喇叭。

随着一阵急促的皮鞋声，她的丈夫、省经委副主任徐伟成撞了进来，他一进屋就把落地扇“呼呼呼”开到最高档